

再回伊朗

[伊朗] 纳希德·克什瓦尔兹 沈一鸣 译

当我想到要第二次去伊朗旅行时，仍旧会变得激动。在几天不眠后，我追问我自己，我为何如此矛盾，不知道这心烦意乱的原因究竟是哪一个。然而，当我再次来到伊朗，并不像上次来一样非常受震动，只是仍旧感到好奇。在这次旅行中，我努力集中注意力，时刻提醒自己必须好好关照自己，特别是每当我低头过马路，而并没有被那些摩天大楼或者达马万德山吸引的时候，自己忘了德黑兰大街事实上并不适合行走——只有发挥自己的潜能，才能够学会在没有别人帮助的情况下穿越德黑兰的街道。

德黑兰的清晨，如果不是在城市幽静的北部居住，就不需要闹钟叫醒自己了。如果在早晨的宣礼之后有幸能够再一次入睡，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，因为市政车辆和运货卡车在早上7点就开始准备收旧货了。在德黑

兰的生活就是从这样的喧闹声中开始的。对于一些部门来说,很难说工作是从何时开始,又是到何时结束。那些上班的人就好像还有一个额外的工作,就是叫醒他人。是什么型号的汽车,有多少价值并不重要,但是所有的汽车都安装了电子开门器,而开门的声音往往大大高于摩托车声。

现在是斋月,为了忍受全天的饥饿和口渴,我也毫不例外地吃了很多早饭和一些正餐食品。

早上10点,德黑兰大学对面簇拥着年轻的人们。小学和大学都开始上课了,所有的人都在准备学习用品。德黑兰大学的外墙上写满了有关斋月的口号、精神领袖的讲话,政治广告相比于前几个月也变得更多了。

比其他东西更加吸引我注意力的是无数年轻人的出现。无论你在城市北部,还是南部,街上、咖啡馆或是商店,这些地方都是年轻人的领地。于是不由自主地会想像到在不久的将来,这一群体将会怎样,他们的状况如何。然而愈是追踪他们,就会发现愈加不了解他们,并且愈加为他们担忧。现在在伊朗各地出现了自由大学(私立大学),虽然它们的教育水平并没有得到过多的关注,但是它们将这些年轻人中的一部分培养成了大学生。遗憾的是,一些学生所学的专业并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的,而是一些客观原因的结果,如家庭经济条件。由此可以猜测,在未来伊朗由这些人组成的劳动力市场上,工作对这部分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,也因此会缺乏创造力。

为了办事,我来到了科学部。斋月的办公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2点,而且斋月期间祈祷的时间也要长于平时。这样算来,有的时候政府工作人员在斋月减少工作量,会对办事人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。

在德黑兰除了对驾驶有特殊法律规定外,停车也是要遵从特殊条款的。也就是说除了关于汽车停放和行驶规定以外,还有一

些其他的法律规定。在一些小巷和街道中,人们能够控制那里的停车状况,将那些画线的地方提供给人们免费停车,这也就是人们努力在各种情况下,最大程度地利用空间;但是需要注意的是,当你在大路两边停车时,市政管理部门是要收费的。如今,司机不遵守交通规则的状况已经促使老百姓开始自己寻找解决办法,例如有人安置了“停车放气”的警告牌,警告将对那些停在住户门口的车辆的轮胎放气。很明显,这些警告牌效果不错,它能够更多地引起司机们的关注。从图普哈那广场往大巴扎方向的道路是摩托车的领地。在接近大巴扎的地方,你可以看到上千辆摩托车停在那里,这些摩托的主人们承担着来往大巴扎的运货任务。当某人有急事时,摩托车可以作为快速运输工具而使用。德黑兰市内信差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紧张的状况,他们将办公信件和私人物品传递到城市的各个角落。人们努力使用各种方法,尽可能地减轻德黑兰的交通压力,尽管如此,这里的街道总还是那么地拥挤不堪。斋月中的大巴扎是严肃的。《古兰经》吟诵的声音,还有讲道、祝福都经常用于买卖过程当中。顾客坚持着,“由于斋戒没有了还价的力气”,而商家则不断重复着“由于斋戒已经降低了价格”,最终双方共同让步。斋月中的大巴扎是僻静的,但是小商贩们仍旧坚持向顾客提供优质的商品。运货人在游廊似的市场中半靠在自己的货车上,仿佛是在等待着开斋。

从城市的南边走向北部,尽管街道的拥挤并没有减轻,但是空气中的热气确实减少了。在那些栽满了大树的主干道两边,呼吸变得轻松了许多。在摩达莱斯干道上,上千米的地面在德黑兰的节日期间专用于祈祷,据说这里之前是计划建造成公园的。时间即将临近开斋了,司机们的行驶变得更加不耐烦,而售卖斋月食品的商店和餐馆前的队列也变得更加拥挤。市场上,肉麦粥、面条汤、

甜蜜饯薄饼都热腾腾的。在大多数办公地，也是提供开斋食品的。有趣的是，问本地人封斋的原因，才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封斋有时并不是仅仅为了遵守伊斯兰教义，同时也是为了可以减少在工作中吃东西的次数，正好乘机减肥。但是，事实上相对于过去的那些年头，伊朗变得更加宗教化了，有宗教背景的布施和捐赠在一些群体中更加流行了。

开斋的时间到了，在塔支利时广场，一瞬间，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活跃起来。小商贩们的摊位边摆放了茶摊。高亢的宣礼声渗透到每一间隐秘的小屋。在广场的角落里，有刚刚建起的高楼。在宣礼声中，我进入其中一座高楼里，但是真不敢相信，这里面与外面的十字路口并没有什么区别。拥有几个楼层的商场里布满了各种流行而摩登的店铺和咖啡馆。人们好像是从别的地方被带到了这里，年轻的女孩和男孩脸部化着妆，在咖啡店里以欧洲的方式坐着，当宣礼声一停止，就叫上了一杯咖啡。在咖啡店的名单上，已找不到任何一个能代表本土特色的饮品名称。

贾姆希迪耶公园有着特有的气氛和风景。当爬山时，越往高处走，就会发现家庭聚会越少，相反，能够看到许多青年男女坐在各

个角落里。他们的出现是那么自然，也没有引起公园管理人员的注意，但是当一位外国女游客的头巾稍稍落下了一些时，职责提醒了这些工作人员，几个人围住了这位女性，说要按照有关着装规定罚款。

在摄氏三十度的德黑兰大街上，卖甜菜小吃（一种在伊朗流行的用甜菜做的小吃）的摊位已经摆上了，但是冰激凌店的生意仍旧很热火。在德黑兰，孩子们的活动是不受季节和时间约束的。他们常在街道上玩耍，有一些会在街道上卖东西，一直到很晚。有些孩子的年龄刚刚十岁，但是已经没有了儿童的语言，讲起话来倒像是个大人，用谈生意的口气尽力想要将自己的东西卖出去。在德黑兰期间，我从他们那里买了一本哈菲兹的诗集。我本来想要问问他们是否还去上学，但是一直都没好意思开口。

就这样，我匆匆结束了我的第二次伊朗之行。当伊朗航空公司的飞机刚刚从麦何尔阿巴德机场起飞，我就又开始想念这个地方了。我把对伊朗的所有感受、思考和对这里的人们的情感留在了这里。伊朗之行的独特，让我不禁激动地想要尽快再次回到这片土地上。